

2024年3月3日  
 星期日  
 值班总编：徐祝君  
 一版编辑：李 伟  
 视觉/版式：虞君明  
 审 读：黄 婧  
 二版编辑：庄列毅  
 版式设计：汪菲菲

心香一瓣

## 普陀水仙漫天香

□陈佩君

我喜欢花，每每见花开的那一刹那，顿生欢喜之心。只是我不太会养花，感觉大多数的花都不太好伺候。

往往兴致勃勃地买来花苗，刚开始也尽心尽力地侍弄，但日子久了，花便被我养残了，好生生地变成了枯枝败叶，心生懊恼。但“普陀水仙”特别好养，几个如大蒜头一般的花球，往盛水的盆中一放，什么都不用管，不用打理，任其在角落里自己生存，不久的将来，冷不丁，屋内飘起了浓郁花香，和着屋外劈里啪啦的爆竹声，年味浓了，新春香甜着呢。何况这“普陀水仙”还有好听的别名“观音水仙”，这花与佛缘如此近，又临近新春开，真是花开见佛，新年好运。

“如逢花开，如瞻新岁。”于是，每逢岁末，我便会养一盆水仙，那水仙一定要放在书桌上。花开的日子里，看书写作，实在是一件风雅之事。从书中抬头，目之所及，是水仙的整体造型。亭亭玉立的花枝，自由生长，一齐向上，簇成一团，没有多余的斜枝旁条，整个花形流淌着简单自然之美。再细细品味，葱白的根，青绿的茎条，柔白的花朵，淡黄的花蕊，这些色彩糅合在一起，没有艳丽的俗气，全是清新淡雅之味，仿佛是遇见了一个通达睿智的美丽女性，懂大道至简，简约之美便是美到极致。有时一时兴起，便会起身弹奏一曲《云水禅心》，配这“盈盈玉立水中央”的水仙之风姿，别有韵味。花影里，琴声中，仿佛听到了明代徐有贞的《水仙花赋》：清兮直兮，贞以白兮，发采扬馨，含芳泽兮，仙人之姿，君子之德兮。

水仙花美，还香气馥郁。寒冷的冬天，闻着浓郁的香味，似乎寒气也被这浓浓的花香融化了。

有一年春节，我向一位朋友分享我的水仙花，朋友却说不喜欢，理由：没有兰花清雅，尤其香气太浓郁。我呵呵地笑着，说：“兰花太高贵，难以伺候。还是水仙花适合我。不管将它放在哪里，它都会自顾自地生长，然后自顾自地开花，那么轻松自在不用费劲伺候的花，好喜欢。”其实，我爱养水仙，就是贪图养水仙时那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感觉。至于那浓郁的老远就可以闻到的花香味，我反倒觉得，跟热热闹闹的过年氛围，刚好是绝配。“暗香已



压酸醺倒”，这水仙的暗香弥漫，碾压春天蔷薇的花香。那么浓烈的花香，配上那么热闹的新春，岂不让年味儿更加香喷喷，美滋滋？

我爱养水仙，也喜欢观赏各种名品水仙。漳州水仙是名品，我曾在厦门街头欣赏过。南国的春节很温暖，街头单曲循环着“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歌，沿街都是香气扑鼻的漳州水仙，置身于如此浓郁的闽南风情之中，欣赏当地有名的漳州水仙，真的别具异乡风味。但我总觉得缺少一种观赏水仙的氛围感，只因那里的春节太暖和。水仙花的品赏，需要一种高冷的韵味。

我还是喜欢在自己的家里——普陀沈家门，看自家的水仙花。暮冬初春，我们海岛地区刺骨寒冷，百花凋残，这时普陀水仙却悄然怒放，花香四溢，清俊高雅的感受一下子扑面而来。果真是高冷的凌波仙子！我就是需要找到那种感觉：冷冷寒风，盈盈仙骨，恰水仙花开。也唯有家乡的水仙才能给予我这种特有的美感。历来文人墨客赏花讲究情调，如“雪后赏梅”“提灯照花”“雨际护兰”……而欣赏水仙，我总认为一定要在清冷的氛围中，慢慢品味它的清新脱俗。气温太高，感觉应该配上桃红柳绿，更合适。

家人都知我爱养水仙，爱屋及乌，也便特别在意我养的水仙。我曾经在偏远的海岛虾峙教书，春节过年回家，一定会把养在虾峙岛

的水仙带回家。记得有一年，船靠岸沈家门海军码头，我急急忙忙回家后，才发现将一盆水仙遗落在船上。弟弟知道后，二话没说，立马又赶回船上，将这盆水仙寻找回来。年少的弟弟，眼神温柔地捧着那盆水仙，葱白的水仙茎条间隙露出他纯真的笑脸，瞬间抚平了我那漂泊的心。街头的爆竹声声，家中的水仙花香阵阵，那种过年回家的感觉，无法言说。家与我，沦陷于这满天欢呼尖叫的爆竹声与浓郁的水仙花香交融之中。

时光总会滑过一轮又一轮的岁末，年年如此。

而每一个春节，我都会在家中养一盆普陀水仙。时光里的普陀水仙，让日子似乎过得很慢，似乎又过得很快。而我还是那个不变的我，静静地在水仙花的陪伴中看书写作或弹琴。也会偶尔想起宋人黄庭坚的水仙诗句“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不禁感慨世事万千。

当年老夫子黄庭坚作此诗时必是伤感满怀，只是他没有预料，很多年后，东海边的美丽岛城舟山，已将水仙列入市花。每到冬季，岛城便飘起了幽香阵阵的水仙花香，这漫天的国香啊，便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香气。这香气也随缘流落到某一小民家，就在普陀沈家门某一幢普通的民宅里，清冷脱俗，时光正好。

舟山味道

## “积漉”年糕

□姚崎峰

年糕很常见，中国地大物博，南北的做法和吃法也各有不同。若要研究起来，那是一个大课题。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过年吃年糕成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一，特别是在南方，所以我只以家乡的年糕说事。

大年初一吃年糕，这是取其“年年高”之意。

“积漉”年糕，这个名字是从家乡的方言音译而来，我不确定写得地道与否，但感觉还是挺形象的。“漉”其实就是家禽炖出来的卤汁、汤水，你看整只的家禽炖得通透之后，捞出来搁在锅棚上，泛着油光的火热汤水淋淋漉漉滴下来，浓香扑鼻。汤汁待到冷却，便成了果冻一样的胶状物。“积漉”年糕做法其实很简单，上好的卤，上好的年糕，汤头水一瓢，一把大葱或蒜片，几滴美味鲜，纯正的味道便萦绕在屋子裡了。

那个时候，做年糕是有日子的，一般是在年前半个月里。一年到头，大家终于有了些空

闲的日子，开始张罗着过年的大事。镇里的年糕加工厂忙得热火朝天，长长的队伍一天到晚排着。小孩子们最热闹，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给年糕盖大红的喜印，抓一把雪花团，拈一条年糕，裹上一包豆酥糖，烫得双手不停地倒腾，把肚子撑得圆圆的，还有巧手的帮工，拈起一团年糕做成了各种小动物，用小黑豆或火柴棍做眼睛，活灵活现的，人手一个，可以在床头摆好几个月。

自家做，因为掺入的糯米比例大，做出来的年糕软糯，大人小孩都爱吃，泡在水缸里可以浸到次年的夏天，做薯丝年糕或豆瓣年糕，吃起来仍旧很有味道。

时代不同了。年糕时时有，随时可加工，街市上琳琅，吃起来显得硬邦邦的，没有嚼劲，梗米放多了，省成本。真正的好年糕不易得。

年三十晚上，每户人家都有个“谢年”的仪式，仪式隆重，桌上供品众多，鸡鸭鱼肉，干

果鲜蔬，一应俱全，年糕是不可少的。合家团圆，围成一桌吃年夜饭，年糕一定要吃。我最爱“积漉”年糕。基本也是自己下厨。年糕可以切片，也可以成段，甜软香鲜，油晃晃的，是我至今依然不能忘却的美味。

在城市里，每到年关，虽然还有整只的家禽可以出售，但炖起来却是个难题，往往切分开了成了块。而且即便再大的锅也没有乡下的土灶好，柴火炖出来的才有至纯的年味。

毫无疑问，传统的年味是越来越淡了。这本身也是时代的变迁。很多家庭都会把年夜饭安排在大大小小的饭店里，虽然各种菜肴做得很美观也很精致，又有好听的名字，但终究是淡了曾经的心情与一种期望。推开一桌，大家吃得兴致也不高，留在心底的东西并不多。其实，有些菜，需要传承。

正宗的“积漉”年糕便是乡下过年时舌尖上的乡愁。

读书偶得

## 将书读成一种爱好

□朱红萍

若能将书读成一种爱好，留存并予坚守，这将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

记得10多年前曾有一则略有轰动效应的三轮车博士蔡伟的故事：蔡伟，高考落榜后进厂当了3年工人，下岗后，干过食堂“刷碗杂工”，后来登“神牛”三轮车为生，一直到37岁，也就是2008年8月，他被上海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该校博士研究生，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中国古文字的爱好和不断的学习、探究。

蔡伟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非出自名门，没有所谓“家学”的影响，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完全出于天然的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锡圭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无论做什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空，就读这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对古文献的研究兴趣始终不减，以至于“他对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感同身受”。他以后走的路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常理，一条“将书读成一种爱好”的成功之路。

再如东汉时期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他“通五经，贯六艺”，“善属文”，还擅长器械制造技巧，尤其专心研究天文、气象、历法等 的推算，最终研制发明了预测地震的候风地动

仪；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自小对数学感兴趣，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始终有，“爱好读书”的坚持让自己一生受用，甚至让人类代代受用。但这种伟业般的“爱好”毕竟是个例，并非普遍存在。在这世上存在的大多数是普通人，普通人的读书并不是为了成就伟业，更多的只是为了一份消遣，为了一次了解，为了一个答案，为了一种心灵需求。

在我们平凡的一生中，很多时候很多人，并不能与自己的种种爱好一路相伴，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爱好并非有凸显的天赋，而且很多时候现实生活要求我们学会放弃，甚至是“忍痛割爱”。

但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失读书，否则就如“春天没有鲜花，秋天没有果实”一样苍白与干枯。人一定要读书，而且要健康地读书，读健康的书，要与普世的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连。

诚如前人所言，“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菲尔丁）“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我

们必须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别林斯基）”

试想，有些人对赌博、偷盗、吸毒感兴趣，他们阅读甚至钻研这方面的书籍，你能否定这种行为不是“读书”吗？不能！也没人予以否定！但这样的读书最终消亡了人的意志，丧失了人的良知，甚至夺走了人的生命。这是比苍白与干枯更可怕的堕落与犯罪！所以，我们读书，要读健康的书，至少是无害的书。

就如我想推荐大家阅读的一类书，是被时间长河筛选后留存至今的经典书籍。针对这类书籍，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或侧重或庞杂阅读都可以。读这类书定能获益匪浅，能传递给人很多书本外的东西，生活外的东西。

我国著名作家毕淑敏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至少需要一种非功利的爱好。比如爱书法，并不是为了卖钱；爱跑步，并不是要创世界纪录；爱跳舞，并不是为了上台表演……它不仅仅是富裕的精力有所附丽，主要是精神有了一种舒展自如的安置与发挥，感受到人生美好的真谛！

是的，我们应该至少培养一种非功利的爱好，好比读书！

屋檐下

## 与思念同行

□周江川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还在漫天飞舞的时候，我放假回家了。从重庆到濮阳的家门口，我走了三十九个小时。

弟弟、妹妹和母亲把家院子门口的雪踩得支离破碎后，终于看见了我的身影。我看见一大朵雪花被母亲的泪水融化，悄然地滴落到她干裂的手背上。我抱住了母亲，弟弟、妹妹抱住了我。

北方的冬天真冷呀，十几个小时，我还能看见重庆的绿色和大街上喧闹的人群。此时此地，只有白色和灰色，那是雪和干枯树枝的颜色，冷且孤独、寂寞，一路上只是见了它们。我问母亲：“我爸呢？”

母亲回：“到井场看井去了，快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我又问：“在哪看井？”

母亲猜疑地看着我：“你是想去找你爸？”

我一直认为，母亲最了解我。“知子莫若父”，这句名言不太适合我。从小到大，对于父亲，我的记忆多是留给了期盼和等待。

父亲总是离我很远、很远，他在我脑海中烙印得只有梦中的影子和每次他休假回家给我带的礼物。我感觉，父亲是不了解我的。

“嗯呐，我想我爸了。”

很多年的很多时候，我经常想我的父亲。虽然，他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知识的积累上，我都不记得他留有“只言片语”。

他就像一道耀眼的光，每次和我相逢时，还没等我看清楚他想给我展露的表情是何种样子时，他就已经消失了，又去了远方。但，这些从来不妨碍我想他的心情，有的时候这种心情会越想越激烈，以至于把孤独和悲伤的眼泪都牵引了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从重庆买的牛肉和一瓶“二锅头”上路了。

父亲最喜欢吃牛肉，实际上，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最喜欢吃牛肉，只是听母亲这般说。几十年来，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他把他大半生的时间都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从部队转业到江汉油田、新疆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就像一个圆的圆心，始终停留在某地，等着父亲从边的边际回来安抚我们的思念。长大了，我和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化成了一条直线，我在西头，他们在东头，互相思念。

第二天的雪没有再下，但是，天气更加寒冷。刺骨的寒风把众多的欢乐和美好都锁在屋里，只有卑微和无奈，以及少许的快乐行在路上。我低着头，努力地向前走。从家到采油五厂的采油站有百多公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初的车还是很少的。

还好，思念是种神奇的力量，能把黑夜的孤独驱散，能把千里的心儿相连，也能把前方的寒冷劈开，让我坚持着一直向前走。在寒冷中，我属于那少许的快乐。

从大清早到下午5时多，我步行了15公里，搭乘了3辆便车，终于看见了56号采油站的房屋。

我没有敲门，我听母亲说：这个采油站只有父亲一个人。我想给父亲一个惊喜。推开门的瞬间，坐在火炉旁的父亲猛地抬起头，久久地注视着我，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我喊了一声：“爸。”

“你真的来了，我总是感觉今天你要来，天都黑了，你真的来了，你真的来了。”父亲转过头去，擦了一下眼睛。